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法]西蒙娜·薇依著 杜小真 顾嘉琛 译

源于期待

西蒙娜·薇依随笔集

Simone Weil

西蒙娜·薇依（1909—1943），20世纪法国哲学家、神秘主义思想家，被称为“当代的帕斯卡尔”。

天津人民出版社

源于期待

西蒙娜·薇依随笔集

Simone Weil

[法] 西蒙娜·薇依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源于期待: 西蒙娜·薇依随笔集/ (法) 薇依 (Weil, S.) 著; 杜小真, 顾嘉琛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1

(醒客悦读)

ISBN 978-7-201-06081-1

I. 源… II. ①薇…②杜…③顾… III. 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681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源于期待: 西蒙娜·薇依随笔集

作 者	[法] 西蒙娜·薇依	
译 者	杜小真 顾嘉琛	
丛书策划	陈德中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逸井 明辉	
装帧设计	高海云	
插 画	谢驭飞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www.tjrmchs.com.cn	
邮 箱	tjrmch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6081-1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醒客宣言

周国平

“醒客悦读文库”从西方人文经典译著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作者分册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颇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曾为之作序。现在，第一批 18 种已出，第二批也即出，我很乐意作进一步的推荐。

丛书名“醒客悦读”的英文是 Thinker Readings，把 Thinker（思想者）译作“醒客”，是音义两恰的妙译。我尝戏言：我来给你们写一篇《醒客宣言》，号召“全世界醒客联合起来”。当然，这只是戏言。思想者是安静的，何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思想者也寻求同道，但不是靠呐喊。在庄严的图书馆里，在夜读者的灯光下，在超越时空的灵魂相遇中，醒客的联合一直在进行着，未尝有过间断。

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

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痛苦的。但是，做一个醒客，自有其清醒中的幸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有言：幸福与满足是两回事，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何以见得不能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品质更高，内容更丰富，但惟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了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能思想。在上天赋予人的诸般能力中，最特别、最宝贵的就是思想的能力。赫拉克利特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这其实是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共识。在巴门尼德笔下，太阳车载着思想者行进在光明大道上，而不思想者则始终停留在黑暗之中。亚里士多德视沉思活动为完美的幸福，因为它最为自足，不依赖于外部条件，就此而论最接近神的活动。帕斯卡尔把人譬作一枝会思想的芦苇，人纵然是脆弱的生命，却因思想而区别于其他一切生

命。笛卡儿干脆说：“我思故我在。”我们或许可以引申说，一个人惟有充分运用了上天赋予的思想能力，才是真正作为人而存在。爱因斯坦把独立思考的能力称作“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人因此而获得了内在的自由，能够不受权力、社会偏见以及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支配。质言之，思想是人之为人的高级属性，思想的快乐是享受人的高级属性的快乐。一个人一旦深尝到这种快乐，再也改不掉思想的习惯，他就成了一个思想者，从此以后，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

在醒客的快乐中，一项莫大的快乐是阅读人文经典。人类精神始终在追求某些永恒的价值，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为一个伟大的传统，而人文经典则是这个传统的主要载体。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扎根在人类精神生活的至深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在不同时代的个人的心灵中抽出新芽。卡尔维诺列举经典作品的特征，有两点最为精辟：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阅读经典之妙趣，正在于发现和重温的双重喜悦。

思想离不开传统。置身于传统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思想者。做一个思想者，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精神传统中去，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传统一开始是外在于他的，他必须去把它“占为己有”，而阅读经典便是“占为己有”的最基本的途径。

这么说来，阅读经典是成为一个真正的醒客的必由之路了。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未必总是艰难跋涉，也完全可以轻松漫步。林语堂曾经戏言：大师带学生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沙龙里，抽着大烟斗闲聊，烟雾缭绕中就把学生熏陶出来了。现在这套丛书正像是一个沙龙，让你听大师们聊天，并且逐渐加入他们的聊天，在快乐阅读中成为一个幸福的醒客。

阅读经典，就是在今天成为一个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我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尽兴品尝思想的快乐。

2007年11月7日

前言：论无辜者的不幸

杜小真

信仰是精神的绝对创造，就是精神本身，就是绝对，
上帝在我们之中创造了信仰。

——拉缪 (Lagneau, 1851—1894)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 20 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因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重负与神恩》（和《思想录》一样）不是系统的专门论著，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G.Thibon, 1903—？）在薇依身后从她大量手稿、言谈记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 20 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

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一

薇依 (Simone Weil) 1909 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可将她的思想、著述经历分为四个阶段：

1926 年到 1931 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这个阶段深深刻印着她在亨利第四中学高师预备班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兰 (Alain, 1868—1951) 的影响。薇依在 1928 年进入巴黎高师后，继续为阿兰写一些文章，比较重要的发表在《自由言论》(*Libres Propos*)。受阿兰的启迪，薇依对古希腊思想、笛卡儿哲学、康德哲学等都有深入广泛的研究。薇依早期的一篇名为《美与善》的文章表现了她一些独特观点：薇依认为善是“为摆脱物进行的精神运动”，这种摆脱则成为感知美的条件。在高师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与工团主义对薇依的影响也很大，她对社会问题、对劳苦工农及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天生的深切感受。

1931 年到 1934 年，薇依先后在外省的几所中学任哲学教师。她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在希特勒上台后发表长篇调查，深入分析德国形势。1934 年，

薇依完成题为《关于自由与压迫之原因的思考》的论文。论文第一部分是對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薇依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革命目标是发展生产力使人类解放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实际上，技术与劳动组织的进步既不能使生产不断增长，也不能削减人的力量。论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压迫，薇依指出，在反压迫的斗争中，被压迫者的反抗若没有同时被粉碎，就只能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和压迫形式的变化。论文的第三、第四部分，致力于对自由的条件、对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方法的研究。薇依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冷静的，也是非常尖锐的。

1934年到1940年，薇依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出发思考她的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为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1934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段经历使薇依体味到自己就是受苦大众中的一个，而基督教就是受苦人的宗教。薇依也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实际已看到基督教是受苦人的宗教，却号召人们以革命替代宗教。她认识到宗教对受苦人更为真实和适合，因为革命有着许多不足和弱点，革命是领袖、导师们的宗教，它只把人的苦难作为理论来谈论。基督教则是不幸者、受苦人的宗教，正是出于对卑贱者的爱，薇依趋向基督教。她感到必须超越政治才能真正

得以自救。1937年春，薇依在阿西兹（Assise）第一次跪在十字架下，感受到了上帝的恩惠。1938年在索莱斯姆修道院，她听到基督经受尘世的痛苦直至喊出：“上帝，你为何遗弃我？”从此，宗教在薇依的思想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她意识到宗教的文字不论是做礼拜用的还是《圣经》中的记载，都是为着认识与表达人世间的幸与不幸，这也是唯一能称得上美的文字。

从1940年到1943年，这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最为重要的几年。薇依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直至1943年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阿斯福特疗养院……

薇依在世时只发表过文章，其中大部分刊登在《南方手册》、《社会评论》、《自由言论》、《无产阶级革命》等杂志上。薇依死后，她的大量未发表过的手稿被搜集整理成书：《重负与神恩》（1947）、《超自然认识》（1949）、《期待上帝》（1950）、《札记》（三卷本，1950—1956）、《工人的条件》（1951）、《希腊渊源》（1953）、《伦敦论文集》（1957）、《历史和政治论文集》（1960）、《关于爱上帝的杂谈》（1962）、《论科学》（1966）、《诗集》（1968）等。薇依的《作品全集》已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97年勘校出齐，共分七集：1. 早期哲学著述；2. 历史与政治著述；3. 诗集；4. 马赛的著作，其中

收入了薇依有关哲学、宗教、科学及其与希腊文明、印度文化等的关系的论述；5. 在纽约和伦敦的著述；6. 札记；7. 书信。历经十几年艰苦工作而编辑成功的全集结束了薇依法文版著作较为零乱、缺乏系统的状况，为了解、研究薇依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二

薇依的基督信仰思想是从她深刻的人生与社会的体验中得出的。特别是战争惨剧对欧洲文明的摧残使她感到欧洲人从1914年以来就受到“内病”的侵蚀。^①欧洲病的发生原因就是取消了宗教问题——人应该永远直面的善恶之选择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运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一是“非宗教”的方法，即否认善恶对立，以“一切都平等”的原则把人与作为“定向努力”的人的“本质本身”脱离开来，使人陷于烦乱。另一种方法是偶像崇拜，实际上是在对伪装成神明的社会现实的绝对崇拜的意义上讲的宗教方法。这种方法意在划定善与恶这两个对立面“无权进入”的围墙，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可以在监护人的围墙之外免除任何伦理责任。这两种方法都使欧洲走向失败：前者使欧洲分崩离析，后者造成专制的恶果。

薇依探寻的是第三种方法：神秘主义。薇依的神秘主

义“超出善与恶对立的范围之外，而这是通过灵魂和绝对的善的统一实现的”^②。薇依的神秘主义信仰的神秘合一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上帝。这是真实的爱的结合，灵魂在这之后“总是变成他者”。灵魂为了这种变化应该赞同上帝。薇依的神秘主义在基督信仰的神秘主义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薇依始终坚持理智精神指引下的基督信仰，她把基督信仰与宗教信仰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基督精神不等同于基督宗教。虽然她一直拒绝受洗和参与圣事，置身于教会、基督团体之外，但她的实践和思考却证明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薇依的唯基督论与泛基督论会合于她的基督信仰之中。她认信上帝，认为唯有基督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这种信仰的确立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激烈甚至痛苦的思考。最初，薇依对上帝还只是感情上的认同，在理智上还有抵触：“我仍有一半在拒绝，这不是我的爱，而是我的理智……一个人绝不会纯粹为了理智去虔诚祈祷上帝。”^③理智的深厚根底和科学知识的较高素养使薇依怀疑超自然的存在。但是，她通过理智上的努力，找到了理智与上帝接触的点，这就是理智的注意力（attention）。感情与上帝的接触方式是祈祷，而理智与上帝接触的方式是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并不是要证明上帝，推论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把自身的注意力引向上帝，使心智趋向和接受上帝成为可能，而不能相遇

的上帝永远在我的期待之中。薇依对上帝的这种感悟，令人想到法国伟大的犹太宗教哲学家勒维纳斯（E.Levinas，1906—1995）的《来到思想之中的上帝》（*De Dieu qui vient alidee*）^④，希伯来《圣经》证明的上帝意味着上帝的超越，把存在与神秘联系在一起的超越。上帝的在场与不在场、可见与不可见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超越者通过入神状态超越本质以期待“未被存在染指的上帝”。其实，柏拉图是最早为这种期待精神咏唱颂歌的人，他区分了两种真理，通过判断得出的真理、抽象的真理，即存在的表象，还有人通过静思、体验得出的真理。而静思是注意力活动的最终形式，具有神性本质，犹如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的祈祷形式，神恩对之予以回答。也就是说，被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主体，即爱与知之间的对立被超越了。身在不完美的尘世中的人只有在对完美存在的期待之中获得信仰的真谛。

三

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神甫在 37 岁时曾写过这样的话：“我在很早——10 岁以前——就注意到自身中明显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对绝对的爱。当然，那时我还没有给这缠绕我的忧虑命名。但今天，我却可以毫不犹豫地

承认这是对绝对的爱。总之，从我的童年开始，想拥有某种绝对的需求就成为内心生活的轴心。在这个年龄应有的种种快乐中，我只对一种根本的快乐感到幸福，这快乐就是在于拥有（或思考）某种更珍贵、更稀少、更坚固、更持久的东西。”这种话真像是出自薇依之口。正如著名哲学家伊波利特（J.Hippolite，1907—1968）所说：“如何能忘记她谈到斯宾诺莎的那些时刻？在对斯宾诺莎的探索中，有一种对上帝的陶醉，对基本的绝对的激情。”薇依确实天生怀有对绝对精神、神圣精神的执著之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理智必须由爱指引。如果上帝即我们期待之中的真理，唯有心灵才可触通。帕斯卡尔言之有理：真理根本不存在于无爱的人身上。薇依的亲身体验使她觉得马克思主义用过于简单的方法设计斗争的图表，她批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一切复杂关系都归结于阶级斗争。她从乌托邦式的理想革命转向了爱的宗教：“爱上帝是各种信念的唯一源泉。”^⑤在深深体验了尘世的痛苦、经历了理智在心灵之中的撕裂之后，薇依从爱的生活走向爱的沉思，爱成为她沉思的中心。而薇依的爱的沉思与不幸的沉思是紧密相关的。

薇依认为，不幸是绝对的。人的存在的不幸是无法消除的。薇依尖锐地指出，任何社会形态——哪怕是最接近完美的社会形态，都不能消除人的不幸。不幸不同于不义，所以革命不能代替人的赎救，而只能掩盖不幸，忽略、看轻

人的不幸，这也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猛兽式的社会性的残忍。而在薇依看来，基督教是受苦人的宗教，极度重视人的不幸，上帝本身就成为不幸，当人通过不幸爱上帝时，就是真正地爱上帝。不幸之于爱如神秘之于理智。“基督教的伟大源于它并不寻求某种超自然的药剂来治疗痛苦，而是超自然地利用痛苦。”^⑥薇依对基督教精神的体认极其深刻，她从基督受难、从基督所置身的悲惨不幸境地中看到了“赐福”的不幸。上帝在不幸与痛苦之中创造了爱，上帝与不幸的相遇就是与基督的相遇，上帝在人的不幸处境中遇到了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基督。这也是薇依信仰的最可靠的理由。

薇依由此把握基督教最深的奥秘（虽然会有相当多的人难以接受）：爱与受难、不幸与爱是同一的，所以这爱是一种圣爱，但唯有为上帝之爱奉献出来的受难之心才有可能承纳这种爱。“爱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若深入内心，就会将它撕裂。人心被创造出来就是供撕裂的。当它被其他东西撕裂时，就是最可悲的浪费。但它宁可被其他东西撕裂，而不是被神圣地爱。因为神圣的爱只撕裂自愿被撕裂的心。这种自愿是困难的。”^⑦这就是说，并非人人都能承受神圣之爱的重负，因为在不幸中创造的上帝之爱是一种炽情之爱，它完全践行于矛盾、厄运、撕裂和把自己全部付出的苦行过程中。不幸就像一颗钉向灵魂深处的钉子。爱是灵魂追求的方

向，当灵魂被钉子穿透，钉在宇宙中心时，它仍朝向上帝。这颗由神圣的爱创造的钉子穿过把灵魂与上帝隔开的屏障，使灵魂超越时空，来到上帝面前，到达创世和造物主相会之点，这个交点就是十字架的交叉点。^⑧还应指出的是，薇依对上帝之爱的理解是与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在薇依那里，基督精神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神秘合一，上帝无处不在，是无限小的黑芥子，田野里的珍珠，面团里的面起子，食物中的盐……神圣进入我们的世俗世界。上帝通过不幸在道成肉身中把神圣置入世界，人不应该在世界之外寻求神圣，而应在爱中走向世界。上帝之爱永远与人间的幸、与不幸的人相依共存。

没有人能否认这是一种至高的爱，这种爱的追求证明薇依具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信仰从本质上讲不是安慰，而是一种重负：上帝不在场造成不幸，应该爱这不在场的上帝。因为薇依认为上帝已化为不幸的爱和爱的不幸。正如刘小枫博士指出，这种“无神论”表明信仰者是在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中走向超自然的神恩，它体现的是一种纯正的圣爱有神论，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有神论——真实的上帝已倾空自己而成为这种爱。^⑨谁能否认这种精神信仰——无神地信仰上帝——具有更虔诚更深刻的内涵呢？这种信仰意味着使信仰非形而上学化，并在世俗的存在中活出上帝的映象。信仰最